

风物 深度

钟永丰：少年吔，安啦！来看这片

90年代初是台湾黑道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从那时直到现在，台湾有哪个县市议会的議長毫无道上渊源？



《少年吔，安啦！》剧照。图：牵猴子提供

特约撰稿人 钟永丰 发自台北 | 2022-07-16

台湾黑道 九十年代台湾 少年吔，安啦

【编者按】定义了台式黑帮电影美学起点的《少年吔，安啦！》在三十年后，4K修复版终于重现江湖，这部当年

票房折翼、影展落空、却在民间持续口碑相传的传奇电影，因何而生？又会带给今日观众怎样的感触？我们为此制作了特别专题，日前有多方访问讲述电影来龙去脉，今日第二篇，请在美浓乡镇长大的诗人钟永丰来串联电影与1990年代台湾黑道情况，帮我们在曾经的现实与文本间建立解读桥梁。

钟永丰，出生于美浓烟草家族的诗人、词人，90年代参与美浓反水库运动，曾任台北市客委会主委及文化局长等公职。与林生祥合作八张音乐专辑，曾获金曲奖最佳制作人、作词人等。

1992年暑假，电影《少年吔，安啦！》上映时，台湾都会以外的戏院业已收摊殆尽，与剧中两位主角同龄的乡间道上兄弟不太有机会，见识大导演侯孝贤、制片张华坤与新锐导演兼编剧徐小明如何以高度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协力演绎他们的江湖日常。较有可能的观影机会应是在他们的大哥经营的免授权第四台（见注），这也是让80、90年代的黑道忙碌、学习与争夺的一项新兴业务。

他们极可能是首度在电影里目睹如此真实的自我影像：颜正国撞球（桌球）、暴怒、吸安（滥用药物）、干譙（辱骂）、呛声、骑车、狂燥、迷茫、义气、寻仇、耍枪及开枪等等的样子、神情，简直就是同道在演他们的纪录片。



监制侯孝贤与导演徐小明在《少年吔，安啦！》拍摄现场。图：徐小明导演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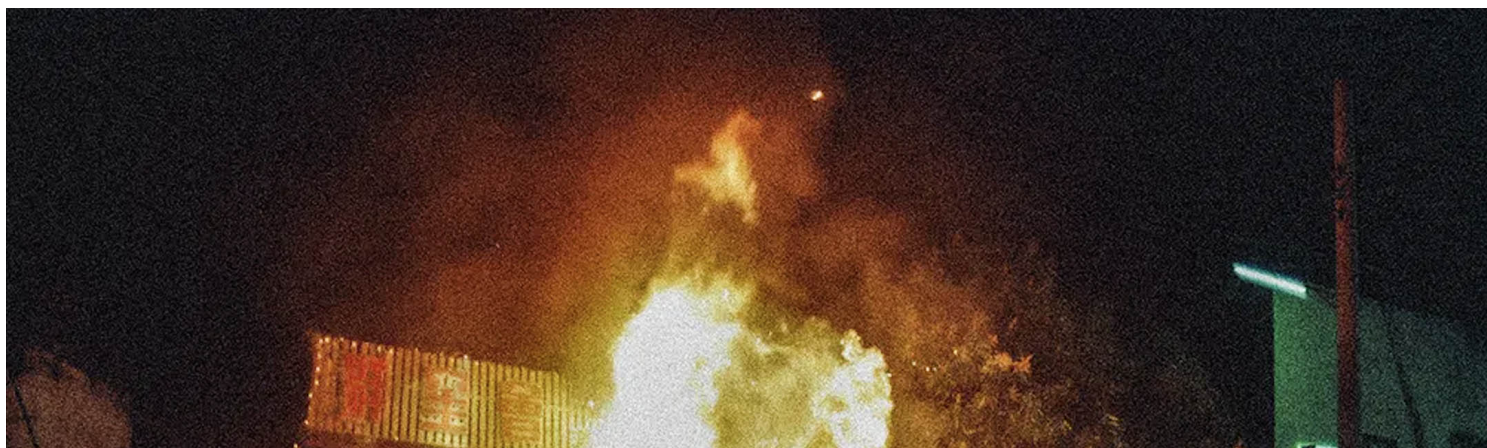
即兴导戏的侯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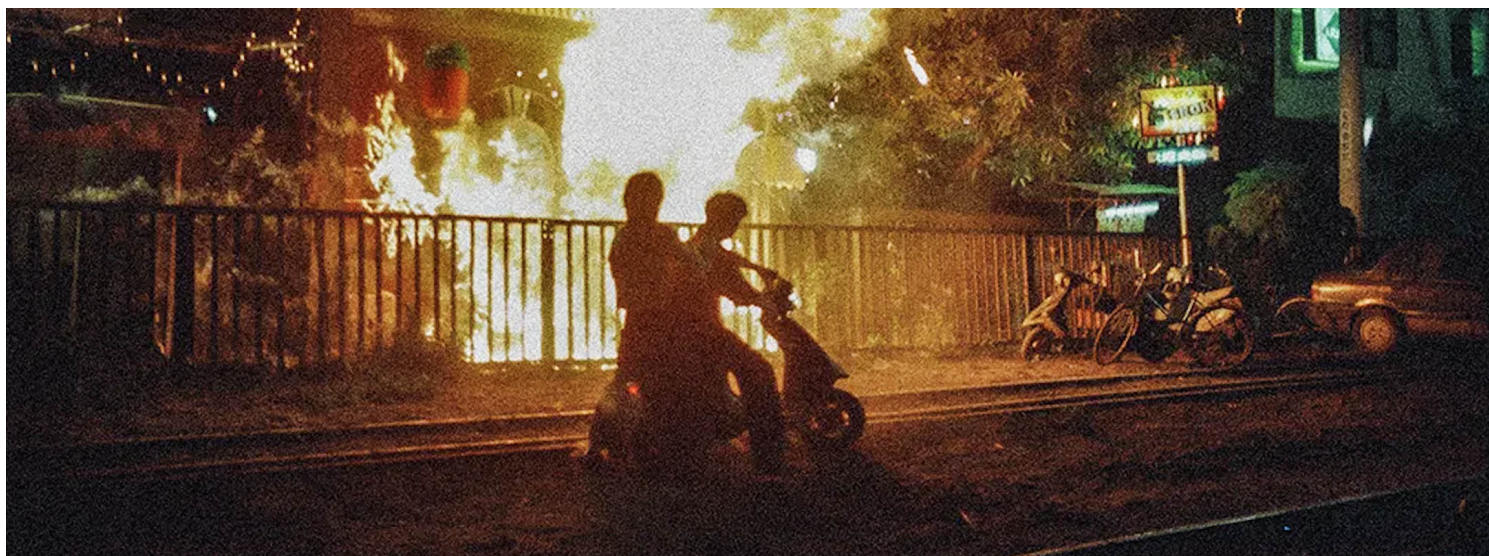
“侯导说反正也没有剧本给我看，反正我也看不懂，因为不识字啊。所以里面的任何一句台词，绝对不是来自于任何一个叔伯给予，他只会预设立场说，现在你的状态是这个样子，那你想讲什么。侯导只是抓了一个框架，让你们在这个圈圈里面玩游戏。”

他们或会从主角颜正国的“做自己”演出中慢慢地领略，进而赏识侯导针对非职业演员发展出的即兴导戏方法——“他根据演员本身的特性，调整原设定的角色。拍摄前，他描述该场戏的情境、角色状态与前后场关系后，就让演员自行入戏（Production Notes，张士达，2021）。”

他们若有机会聆听侯导的心法，很可能顿悟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原来没有坏学生的问题，只有老师适不适合。你看，颜正国的反馈多么深具教育学的启示：“侯导说反正也没有剧本给我看，反正我也看不懂，因为不识字啊。每一场他就跟我讲，上一场是你跟谁的戏，这一场是你跟小刚，下一场会衔接跟谁拍，那你想怎么演。所以里面的任何一句台词，绝对不是来自于任何一个叔伯给予，他只会预设立场说，现在你的状态是这个样子，那你想讲什么。侯导只是抓了一个框架，让你们在这个圈圈里面玩游戏。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看你想怎么玩（Production Notes，张士达，2021）。”

兄弟观影时，只需依凭江湖生存的基本领悟力，不由得联想他们那段不堪回首的国中生涯：假如当年有老师上课像侯导那样，一个就好，也许就不会走上这条……但他们心知肚明，这么样的好老师断无可能出现在他们班上，且那些教育改革、新课纲从来只体贴前段班学生。有些地方嫌后段班（按学习能力分班政策中的成绩靠后班级）的标签不够损人，甚至以“牛头班”取笑他们在学校的处境。其实——待过农村的他们知之甚详，耕作的牛儿最有灵气、最挺农民。只要与牠们那双水汪汪、充满谅解之意的眼眸对视，再狠的心都会软。





《少年吔，安啦！》剧照。图：网上图片

落拓但未失志的徐经理

他在非电影的处境紧紧握著筹备电影的巨大耐心，同时以一种类似新民族志的第三只眼，观看他的道上兄弟朋友。这种观看方式去除了先验的道德秩序判断，以及菁英中心论的社会观。

他们如果混高雄，也许在某个黑白两道汇流的西餐厅遇过一个看起来斯文的经理殷勤贴心地招呼客人。这位名片上写著徐小明的经理，讲话从不假掰（做作）。但只要大哥们乔事情（斡旋）或比气魄时声音大些，他马上挺起耳朵与眉宇——像是体内有另一种专业灵魂起乩，眼神贯注得像是间谍在刺探情报。其实徐经理他是落拓但未失志的电影人：1979年入行干美术助手，跟过李行大导演。侯孝贤拍《童年往事》时，他担任副导，帮忙喊场，把场面顾得好好的。

他也想当导演，拍自己写的故事啊。何奈90年代初影视环境急缩，时运不济。但兄弟啊，尽量前途渺茫，但徐经理没有放弃，仍旧狂热地写剧本，同时又冷静地用侯孝贤式的眼光看著生活周遭。侯孝贤在《童年往事》时期曾说电影要从非电影处来，深深影响了徐小明，让他在非电影的处境紧紧握著筹备电影的巨大耐心，同时以一种类似新民族志的第三只眼，观看他的道上兄弟朋友。这种观看方式去除了先验的道德秩序判断，以及菁英中心论的社会观。

兄弟，套个社会口气：大家都是平大（大家地位相同）！



《少年吔，安啦！》剧照。图：网上图片

台湾黑道的90年代辉煌至今不衰

30年后，局势有变吗？早就变做大哥的他们无奈又惬意地摇摇头。

好吧，剧本不以他们大哥或未来他们蒸蒸日上的江湖事业为主，看在侯大导演年少时混过凤山的份上，也就算了。但做为代表那个崛起年代的史诗级作品，他们歉难同意这部片子的“歹路毋通行”（不要学坏）式结局。套用对岸的行话，这真的不是他们道上的主旋律嘛！

兄弟们可以体谅大导演负有教化之责，也没有天真地以为江湖路上人皆幸福。小弟转骨（成长转变）变大哥、大哥固地盘或争地盘，横死、入监、断手断脚者比比皆是，他们是看著这些一路过来的。但是——他们强调，你必须看整体嘛。什么叫做看整体？简单地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台湾黑道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辉煌是很不斟酌的形容词，量化比较直接：从那时直到现在，台湾有哪个县市议会的议长毫无道上渊源？你去Google兼探听看看，包准数不过五根手指。若是你去乡镇的代表会、公所，我跟你讲，读书人掌权的没几只鬼啦。

他们愈讲愈激动，黑话、干话、气话加上口水，汹涌又凶狠地喷发而出，含糊了本义。我耐心听完，帮他们爬梳，并在他们的同意下，动用了一些不成熟的学术行话，转译如下：

关于黑道崛起的历史，别只轻信什么“[一清专案](#)”（1984年国民党政府检肃帮派的行政命令，超过4000人被扫荡入狱）是大哥们的EMBA、造就黑道壮大，这种见树不见林的说法。一样，必须看整体嘛。就像周星驰在电影《武状元苏乞儿》所禀明的：决定丐帮规模的是皇上，而非丐帮自己。让黑道在90年代大崛起的，也并非只靠我们自身。尽管1994年发生那个太超过的屏东县议长太吉仔（[郑太吉](#)）行刑式杀人事件，轰动武林、惊动总统，也没有扭转我们进军白道的趋势，只是提醒那时大哥及后来的我们知道，白道的规矩要遵一下，千万不可冲暴。

回到1990年，当他们的大哥从一清专案放出来，真正是前后左右皆逢源。

这些新事业可不简单，得跟紧社会脉动，时时动脑筋、练口才、熟悉电脑软体，甚至还要懂得跨国运作，总之是有助于把黑道拉升为智力密集与技术密集的事业。

90年代，政府放任房地产爆涨，大哥们忙著炒地皮、开砂石厂、投资酒店、有线电视与情色行业。相形之下，什么开赌场、占地盘、收保护费？这些传统黑道事业太落伍、赚钱太慢太少。警察会碍事？简单！他们参选乡镇长、议员，变做他们的长官。银行的钱搬不出来？他们就往上选权力更大的省议员、立法委员。谁与争锋？乡间一片虚空啊！此时，1950年代起掌权的地方士绅正日暮西山，后继乏人。而经过四十年的农业挤压与升学体制，能力好、会读书的，一代又一代被淘出乡村。大哥们的运势还不止这样。80年代末政府解严、蒋经国过世，国民党为补充元气、对付民进党挑战，积极拉拢各地势力。大哥们只要兵强马壮，国民党开大门欢迎。局势这般，他们不管是要继承派系，或欲另起炉灶取而代之，皆易如桌上取柑。

30年后，局势有变吗？早就变做大哥他们无奈又惬意地摇摇头。

90年后，泡沫经济、制造业外移、房市飆涨、低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一批又一批的劳动青年踢回农村，他们的手下小弟源源不绝。2000年台湾加入WTO，农产品市场大开特开，待在农村能干嘛？他们当大哥的得努力开拓业务：地下钱庄、签赌、诈骗等工作养活多少农村青年呀。嘿！别鄙视。这些新事业可不简单，得跟紧社会脉动，时时动脑筋、练口才、熟悉电脑软体，甚至还要懂得跨国运作，总之是有助于把黑道拉升为智力密集与技术密集的事业。而且——他们非常慎重地强调，自从签赌及诈骗收入的占比大幅提高后，年轻兄弟天天操作电脑、关怀基层、提升服务水平，气质、品味明显变优，道上少了多少打打杀杀的狗屁事，现在大家都在和气生财。



《少年吔，安啦！》剧照。图：网上图片

少年吔，安啦！

但这部当年票房不佳、口碑却历久不衰的片子，令他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他们的困惑，也正是这部片子拥有众多邪教式粉丝（cult following）的原因之一。

以他们为电影主题，感谢啦！但这部当年票房不佳、口碑却历久不衰的片子，令他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片中的空间、枪弹配备、人物典型、义气逻辑、道上局势变化等等之贴近他们的生活现实，简直像是兄弟的随手侧拍，加上那个呼唤他们青春迷茫与纵欲陷溺的配乐，甚至还令他们忆起某些场所的气味。但是，他们却无从援引布袋戏、武侠片、警匪片、好莱坞片动作片等等自小熟悉的电影，或前几年他们一看再看的港片《英雄本色》（1986）及好莱坞片《第一滴血（First Blood）》（1982），来归类他们的观影经验。这部情节松散、镜头懒动、光线暗沉、因果慢速报应、不谈当年他们的大哥是如何叱咤风云的片子，可能会被他们认定不需要什么剧本，更不需要布置场面。制片张华坤若地下有知，一定大感安慰。追

求写实、讲究自然是他一贯的专业精神，兄弟的误认正是对他的崇高肯定。

他们的困惑，也正是这部片子拥有众多邪教式粉丝（cult following）的原因之一。30年来这些粉丝念念不忘、集气祷告，终于促成重修上映。在大摄影师李屏宾、廖庆松的调光调色指导下，你看，这部原本乌漆麻黑的片子竟然现出了黑暗的层次。他们可能搞不懂，有层次的黑暗，跟单纯的黑暗，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没关系，越来越多失业或受不了低薪的大学生甚至流浪硕博士加入他们的专业工作，艺术品味很快就会跟上的；他们黑道与时俱进，必然会出现层次的。

第四台：在1993年台湾颁布有线电视法之前，透过私接电缆传送影视节目的所谓第四台，基本不理版权与授权，所以从艺术片至色情片，什么片都播。此外，由于游走于法律外，当时各地的第四台营业范围与黑道地盘息息相关。